

諸掌を示すが如し、益聖人の言、我れを誣ひざることを見る」と。

有は即ち是れ無、無は即ち是れ有。

祖師の謂く、「有は即ち是れ無、無は即ち是れ有」と。其の義解者の謂く、「有は自ら有にあらざ、有は是れ無家の有なり、無は自ら無にあらざ、無は是れ有家の無なり。有は單に居せず、無は獨り立せず、且く人の有なりと言ふは、胸中に先づ所見の無を存して、然る後に乃ち其れ有なりと云ふ。苟も胸中に先づ其の無を存せずば、安ぞ肯て所對無き中に於て、空然として有と言はんや。故に知んぬ、無は無にあらざ、即ち是れ有なり、有は有にあらざ、即ち是れ無なりと。有無の理、一源に本づく、一源の中に於て有と言ふときは、則ち其の有を多くす、無と言ふときは則ちの無を剩す。有無混融し、言路亦絶ゆ、是れを還源の旨と謂ふ」と。

若し此の如くならずんば、必ず守ることを須ひされ。

祖師の謂く、「若し此の如くならずんば、必ず守ることを須ひされ」と。其の義解者の謂く、「此れは是れ祖師叮嚀に囑累するの辭なり。謂く、眞實に妙精明心、本覺靈源、一念相應せんことを要せば、直に須らく上の如きの所説と一念契同すべし。苟も是の如くならずんば、其の雄談闊辯、皆外道の計する所なり、之れを守らば奚ぞ益あらんや。或者の謂く、「若し此の如くならずんば、乃ち決定して人の

若不如此。上件の如くならずんば、皆外道の見解なるべし。必不。已上の四句は有の韻を用ふ。

其の眞心を契語せんことを要するなり」と。必ず守るべからずといふは、乃ち其の正悟を求めずして、惟だ此の言説に泥んで、得たりと爲る者を指すの意なり。此の説亦通ぜり。」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祖師の謂く、「一即一切、一切即一」と。或者、教中に「一は是れ一切の一、一切は是れ一の一切なり、一に在つて少からず、一切に在つて多からず」と謂ふを引く。此れは是れ心法互に徧し、一多含容す、神通の然らしむるに非ず、乃ち法理是の如しと。然も此の説、具に典章に在り、廣く引くことを須ひず、只だ言の繁きことを益して、道に補け無し。當に知んぬべし、吾が祖是の銘を作る、不二なれば皆同じ、包容せざることを無しといふ處に至つて、恐らくは後の學者、融會の理に達せざらんことを。首めは延促を以て相即し、次には大小を以て相即す、又次に有無を以て相即し、今復た一多を以て相即す。無邊の世界海を以て、融じて不二法門と爲す。廣く群象の清を闢き大いに衆靈の府を啓く。後學をして歩を動ぜずして到り、塵を隔てずして入り、功を加へずして成じ、念を克くせずして證せしむ。大慈の願既に周くして、大化の功普し。

一即一切。一にあつても少いこともなく、一切にあつても多きこともない。一切が一有か無無があるまでなり。得店にして始めて得べし。何處。已上の四句は實の觀を用ふ、不畢は上件の如くせば了畢せぬ云ふことはあるまじきなり、是れば學者に保任せしめん爲なり。

但だ能く是の如くならば、何ぞ畢らざることを慮らん。

祖師の謂く、「但だ能く是の如くならば。何ぞ畢らざることを慮らん」と。義解者の謂く、「法華に云ふ、「吾れ今汝が爲に、此の事を保任す、終に慮らず」と。即ち祖師、但だ能く是の如くならば、何ぞ畢らざることを慮らんといふの意なり。乃ち學者の爲に、保任するの辭なり。其の策勵勸進の誠、盡く此に見えたり。」

①信心不二、不二信心。

或者、義を以て祖師の意を解して謂く、「衆生、此の心に迷ふは、其の來ること久し。一法の中に於て、妄に分別を生ず、一一の分別、皆二にあらずといふこと莫し。且く己を見て自と爲れば、必ず人を見て他と爲す、此れを自他の二と謂ふ。此れより無量無數の分別を引起して、其の二に勝へず、豈に算數譬喩の而も其の涯量を知る者ならんや。故に祖師の老婆太だ過ぎて、箇の信心不二、不二信心の正印を單提して、之れが與に當頭に一印に印破す、網の網を擧ぐれば、一目として張らずといふこと無きが如く、領の衣を提ぐれば、一縷として順はずといふこと無きが如し。迅雷は幽蟄に起り、杲日は昏衢に麗く。②瞽者は視、聾者は聞く、窮者は通ず、愚者は智なり。③夢宅を離れずして、遠く眞覺の場に登る、幻身を隔てずして、直ちに金剛の體を證す。謂つ可し、死を起して生を回すの神藥、凡を革めて聖に入

①信心不二。不二でなくてはとなり、衆生は心に迷つて信心が二つになる。

②瞽者視。涅槃の十一に出づ。

③夢宅。「幻身夢宅、空中物色、前際無窮、後際寧尅」ミ瀛山の警策に出づ。

④非去。已上の四句は侵の韻か用ふ、去來今とは此の信心は

るの良導なりと。至れるかな、美なるかな。」

言語道斷、去來今に非ず。

其の義解者の謂く、「已に是れ言語道斷、此の一篇の銘、剩に非ずして何ぞや。若し去來今に非ずと曰はじ、乃ち知んぬ、祖師の面目見在せることを。」

三世の收むる所にあらずとなり、金剛經の三世心不可得世意と相伯仲を爲すも、尊もの一字不説との給ふ、畢竟至道は言語に展ぶる間のこゝてはないとの意。

國譯中峯和尚信心銘義解 終

信心銘義解序

中峯大師一生提唱，總號廣錄，中有三祖信心銘義解壹冊，嗚呼銘豈易解哉！世尊四十餘年之所說，列祖一千七百之公案，皆歸此心，而智解之禪，豈足以盡玄要旨，且生於數百年之下，而欲發明於數百年之上，亦已難矣。然如來五千餘卷之名教，亦本之於心，祖師一千七百之玄關，亦不離此心。既明其心，則教與禪固可得而解矣。是故拈華微笑，迦葉所傳之妙心也。立雪斷臂，慧可所得之玄要也。誠事雖殊，而理則一，而皆所以明此心也。是以中峯禪師與三祖大師，雖代數百年，明心見性本不二也。然則何難解之有？惟師所作義解，意旨無他，但要使學者窮此心之妙而已矣。于茲寬文九年歲次己酉孟秋之日，撮廣錄中以命梓生，願賢人君子從此義解，易發彼銘蘊奧乎。

中峯和尚信心銘義解

參學門人北庭慈寂進

聞夫少林不立文字直指之道方二傳而至臻大師師作信心銘五百八十四字得非遽變乃祖之風而爲文字流布耶或謂不然是欲顯示其直指之道俾後之學者具正信而破邪惑也謂信者何信其廣大心體與諸佛平等無間必欲其自信而入不假修證一入信位決定不退轉也故此銘與不立文字之說並驅於千古之下而不相悖者益信大師立言之至荷法之誠也嗟今學者膠於義解不能廓悟神心洞見源底以資正信返以是銘爲引證談柄之張本其金屑入眼之喻不能無及於吾大師也余因繫影于舟凡兩句下申之以語偈不敢炫耀見聞仰攀勝軌誠欲闢義解顯正悟曉同志勵自己也其有傍不肯者則余罪過當何以釋諸故以信心銘闢義解標其名焉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祖師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義悖者謂此兩句乃一篇之要綱一銘之本旨然信之一言全該悟證非信行之信也如法華之諸子於會權入實之際作信解品以述其懷吾祖目之曰至道唯佛證之曰菩提衆生味之曰無明教中彰之爲本覺皆一心之異名也至若徧該名相涉入色空異轍殊途千條萬目豈乖優劣靡隔悟迷莫不由斯而著如趙州之栢樹子楊岐之金剛

中峯和尚信心銘義解

圈密庵之破沙盆、東山之鐵酸餡、異端並起、邪法難扶、則知至道之話行矣、該通事理、融貫古今、說箇無難、早成剩語、然聖凡深淨、極目全真、揀擇情生、迥乖至體、是謂唯嫌揀擇也、下文雖殊、悉稟其意。

但莫憎愛、洞然明白。

祖師道、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義解者謂、厭生死、慕涅槃、是憎愛、捨煩惱、趣菩提、是憎愛、爾但於一切聖凡法中、不得存毫髮欣厭之情、則此心自然明白矣。

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祖師道、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義解者謂、我此廣大法門、雖曰悟迷無間、爾若愛憎揀擇之情、毫釐不盡、則霄壤相去、不勝其遠矣。

欲得現前、莫存順逆。

祖師道、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一等義解者謂、祖師到此、話作兩概、何則、此事本來現前、教誰欲得、教中謂、正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於此若教、莫存、却成斷滅去也、不然、蓋祖師曲為初心、方便委示、似美食不中飽餐也。

違順相爭、是為心病。

祖師道、違順相爭、是為心病、義解者謂、生死無常、是心病、見聞覺知、是心病、參禪學道、是心病、成佛作祖、是心病、會須兩忘、違順、雙泯、聖凡、萬慮俱捐、一道空寂、不假萬金神藥、所謂心病者、自然無地可寄矣。

不識玄旨、徒勞念靜。

祖師道、不識玄旨、徒勞念靜、義解者謂、玄旨即至道、異名同體、若不識得、豈特念靜、任伊歷恒河沙劫、萬種修證、心外求法、只益自勞、此吾祖之不許也。

圓同太虛、無欠無餘。

祖師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叢林商量道、此心在、聖不加增、在、凡不加減、如太虛之圓、各各具足。

良由取捨、所以不如。

祖師道、良由取捨、所以不如、義解者謂、此心既如太虛之圓、無相不具、一切皆如、爾於深淨法中、瞥生取捨、則不如也。

莫逐有緣、勿住空忍。

祖師道、莫逐有緣、勿住空忍、義解者謂、二俱虛幻、擬心執着、取捨紛然、一念不生、常居中道、可為解脫道人。

一種平懷、泯然自盡。

祖師道、一種平懷、泯然自盡、義解者謂、取捨之情既盡、聖凡知見無依、自然一切處平常、一切處泯然滅。

止動歸止、止更彌動。

祖師道、止動歸止、止更彌動、一種義學沙門謂、真心湛然、常住不動、無始流轉、皆由妄見、且動

既妄動止亦妄止以妄止妄猶抱薪救焚祇益其熾矣引肇法師謂尋夫不動之作豈釋動以求靜必求靜於諸動必求靜於諸動故雖動而常靜不釋動以求靜故雖靜而不離動審如是則動無動相靜無靜相如教中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者蓋了知動靜皆是妄緣群妄既消二相亦遣矣。

惟滯兩邊寧知一種。

祖師道惟滯兩邊寧知一種義解者謂兩邊是動靜二相一種是觀體無差乃釋上二句之辭也當知動靜二邊妄則俱妄真則全真安有二致者哉。

一種不通兩處失功。

祖師道一種不通兩處失功一等杜撰禪和道遮兩句是結前引後之辭也謂結前則顯示一種之真理謂引後則深責空有之妄緣也。

遣有沒有從空背空。

祖師道遣有沒有從空背空有等循言逐句者謂有乃妄有由遣之而故沒空本自空欲從之而故背有是空家之有空是有家之空處得有而故彰有得空而乃顯以其彰故空全是有以其顯故有全是空互融互攝而不差相在相入而無損由是而知遣之從之得非徇妄者乎。

多言多慮轉不相應。

義解者謂言多去道轉遠又云神心洞照聖默為宗又引達磨道外絕諸緣內心無喘外絕諸緣則忘其言內心無喘則絕其慮矣。

絕言絕慮無處不通。

道吾舞笏石鞞張弓西河師子長沙大蟲且當時極有餘態到今朝尚播遺風逗到祖師門下直教竄跡潛蹤何以如此豈不見道籊籊量米升渾別熨斗煎茶銚不同所以云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或者依文解義道絕言則言語道斷絕慮則心行處滅言語道斷則寂而照心行處滅則照而寂到此如來禪祖師禪可以一串穿過又有古人教伊休去歇去口邊醜生舌上草出等語得非是理乎。

歸根得旨隨照失宗。

與麼與麼指西作東不與麼不與麼認有為空與麼中不與麼似網兜風不與麼中却與麼濕紙將來塞大蟲何以如此豈不見道歸根得旨隨照失宗一人巧生卜度道絕言絕慮是歸根無處不通是得旨倘若作歸根得旨會又却隨照失宗矣然根本無歸旨亦非得不了此意妄自認執是謂隨照苟存照之之跡則佛祖心宗不勝其失矣。

須臾返照勝却前空。

祖師道須臾返照勝却前空一等強說道理者謂以明暗色空消歸自己者是名返照當知空不自空因心故空有不自有因心故有離心無空離心無有衆生違背自心妄見空有而欲從之却之俱名顛倒。

前空轉變皆由妄見。

祖師道前空轉變皆由妄見義解者謂有是妄空亦是妄空有從緣變易無定欲得離妄二俱

排遣。

不用求真，惟須息見。

豎起生鐵脊梁，橫按倚天長劍，閑忙靜鬧，門頭總與打成一片。既精專復勇健，將謂成佛作祖，不隔一塵，撞著三祖大師，輕輕向伊道：不用求真，惟須息見，好好看方便。一等義學之者，謂見有六十二種法數具陳，不出斷常二見為主，求真落斷見，逐妄墮常見，楞嚴謂言妄顯諸真，妄真同二妄，猶非真，云何見所見，但能離一切見，全體即真，不用求也。

二見不住，慎勿追尋。

祖師道，二見不住，慎勿追尋，義解者謂：既不住妄，又不住真，和箇不住，亦不住，正與麼時，繁興大用，舉必全真，更不假離，此別尋也。

纔有是非，紛然失心。

祖師道，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叢林往往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自己，十方世界，是古佛法身，所以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也，無是者也，無非者，一一皆是妙明心中流出。

二由一有，一亦莫守。

祖師道，二由一有，一亦莫守，義解者謂：纔徇二即昧一，纔守一即生二，當知二是真妄，一是真心，真妄之二既除，自心之一無住，可謂解脫大道也。

一心不生，萬法無咎。

祖師道，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義解者引他經論道：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諸法不自生。

諸法不自滅，皆自一心所變，一心不生，諸法常住，所以古人謂鐵牛不怕師子吼，恰似木人見華鳥之說，政類乎此。

無咎無法，不生不心。

祖師道，無咎無法，不生不心，義解者謂：此二句返上二句而言，謂無咎則萬法自消，不生則一心自寂，法消心寂，至道之體，沖然不待得而得矣。

能隨境滅，境逐能沈。

祖師道，能隨境滅，境逐能沈，義解者，遽引永嘉道境非智而不了，智非境而不生，智生了境而生，境了智生而了，當知能是一心，境是諸法，能即智之異名，境即法之別號，境滅則能了之心亦滅，心空則所現之境亦沈，相即相在，互攝互融，初無間斷，其不了者，目之曰迷。

境由能境，能由境能。

祖師道，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有箇依語，生解漢道境不自境，因能故境，能不自能，由境故能，能仗境而生，境托能而起，當知生而不生，心外無法，起而非起，法外無心，祖師到此，將一心萬法，九作箇密果子，只要伊笑談一嚙。

欲知兩段，元是一空。

祖師道，欲知兩段，元是一空，義解者商量道：兩段即指前之心法，所言一空，非太虛頑然之空，非小乘斷滅之空，乃靈覺無相之真空耳，此空是諸佛之源，萬靈之母，無聲無臭，昭昭於群象之前，不有不無，朗朗於諸塵之表者，是也。

一空同兩齊含萬象。

祖師道一空同兩齊含萬象義解者卜度道心不異法是一空同兩法不異心是齊含萬象知以古云見色便見心無色心不現又教中謂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故祖師發明於此。

不見精麤寧心偈黨。

義解者謂心法既空能所俱泯則生佛體同悟迷一致故引息心銘謂何貴何賤何辱何榮何得何失何重何輕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之語為證。

大道體寬無易無難。

祖師道大道體寬無易無難義解者道本來箇事包日月舍虛空佛祖不知名大地載不起如天普蓋如地普擎各各圓成人人具足又何難易之可容言哉其所難易者在人不在法也肯信自心是佛即易不信自心是佛即難。

小見狐疑轉急轉遲。

祖師道小見狐疑轉急轉遲義解者道一切衆生自空劫已前與三世諸佛同成正覺初無少欠此心不了返墮愚迷而不知覺是故諸佛祖百千方便導之策之使之悟入所以云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乃為此也但是學人不信自心是佛而欲心外別求故斥之為小見當知此心本具說箇疾得成菩提已成剩語何遲速之有耶。

執之失度必入邪路。

祖師道執之失度必入邪路近代有等據師位者見人說看古人話做工夫孜孜不捨寸陰克

究己事者便遽引此二句斥之謂之執之失度乃云佛法那有遮箇事一切見成何不領取特地做死模樣作麼。

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義解者謂執心既遣自然任運騰騰無拘無絆動若行雲止如谷神既無心於彼此寧有分於去住乎圓覺謂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亦差近矣凡聖情盡體露真常迥絕妄緣即如如佛。

任性合道逍遙絕惱。

祖師道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義解者謂心空及第之士性不待任而任道不待合而合逍遙如出岫之雲絕惱若行空之月大圓鏡中有誰不爾。

繫念乖真昏沈不好。

祖師道繫念乖真昏沈不好義解者引教中云心不繫道亦不結業是為得道人也或引德山毫釐繫念三途業因之說為證又云體道之士纔有纖毫凡聖悟迷之情繫于念慮則為凡聖悟迷之見所昏真須一物不干懷萬緣俱蕩盡始可合他古人見處。

不好勞神何用疎親。

祖師道不好勞神何用疎親義解者謂由繫念便乖真既乖真即勞神以勞神必疎親當知繫念乃疎親之因疎親即繫念之果祖師說箇何用噬臍何及哉。

欲趣一乘勿惡六塵。

祖師道欲趣一乘，勿惡六塵。義解者謂一乘即自心之異名，六塵根識十八界乃自心之別號。安有趣一乘而惡六塵，是猶愛手足而忘肩背也。當知悟此心則六塵即一乘，迷此心則一乘皆六塵。裴相國謂背之則凡，順之則聖。又楞嚴謂阿難汝欲識知俱生無明，使汝輪轉生死，結根，惟汝六根更無他物。汝復欲知無上菩提，令汝速證安樂解脫寂靜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他物。

六塵不惡，還同正覺。

祖師道六塵不惡，還同正覺。義解者謂也無六塵也無正覺，總只是箇妙明心地。喚作六塵也得，喚作正覺也得。倘若於此妙明心地有所不了，喚作六塵也不了，喚作正覺也不了，別有甚麼事，只箇了不了，引得他佛祖口吻舌沸，分出許多優劣，都是自不丈夫而使之然也。

智者無爲，愚人自縛。

祖師道智者無爲，愚人自縛。義解者謂智不自智，由悟而智，愚不自愚，因迷而愚。智者悟自心，心悟本無爲，愚人迷自心，心迷還自縛。當知悟者之無爲，雖天地鬼神莫能使之爲，迷者之自縛，雖千聖萬賢莫能釋其縛。惟智與愚，悉由心變，豈外物使之然乎。

法無異法，妄自愛著。

祖師道法無異法，妄自愛著。義解者謂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華無非般若。盡微塵法界，海內所有聲色於中，覓一同相不可得，覓一異相亦不可得。離此同異，俱不可得。嗟乎不了此者，著佛被佛礙，著法被法礙，且著佛法，尚且遭其窒礙，降此以往，又何愛著而不窒礙者哉。

將心用心，豈非大錯。

義解者道，倘要成佛，是將心用心，要作祖是將心用心，乃至要超生死，住涅槃，證菩提，斷煩惱等，總不出箇將心用心。

迷生寂亂，悟無好惡。

祖師道迷生寂亂，悟無好惡。義解者謂真寂體中一切不留，楞嚴謂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以其未悟此理，面前不見寂便見亂，不見動便見靜，不知動也是迷，亂也是迷，靜也是迷，寂也是迷，乃至見自己立地成佛亦是迷，能了此迷心，當外解脫，則一一天真，一一明妙，既不見亂，亦不知寂，二邊捨離，中道不立，安有好惡之情復爲障爲礙者哉。

一切二邊，良由斟酌。

祖師道一切二邊，良由斟酌。或有箇杜撰巡官注解道，纔見有亂便見有寂，當知亂不自亂，因寂故亂，寂不自寂，因亂故寂。由是諸法紛然，未有不相對相待而起。所云斟酌二字，便是最初謂揀擇之理，差近也。以其揀擇之識未消，則於寂亂等二邊，動成斟酌之念，以其未遣，則一切不得，不二矣。

夢幻空華，何勞把捉。

祖師道夢幻空華，何勞把捉。義解者引教中道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又引永嘉道放四大莫把捉，寂滅性中隨飲啄，諸行無常一切空，即是如來大圓覺，便乃肆情所緣，任意所作。至若毀犯禁戒，破壞律儀，一以此二語爲證。

得失是非，一時放却。

祖師道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義解者謂：一法界中也無得者，也無失者，也無是者，也無非者。良由妄情瞥起，異見橫生，於無得失中，熾然得失，於無是非處，紛然是非。所以祖師教伊一時無却，已是傷鋒犯手，平地風波，備還知本來既無放箇甚麼。若曰有可放之理，則得失是非，向甚處安著。

眼若不睡，諸夢自除。

祖師道：眼若不睡，諸夢自除。義解者謂：此二句是前喻後合，如人大張兩目，歷歷不昧，則昏住自遣，既不昏住，安有夢緣。

心若不異，萬法一如。

祖師道：心若不異，萬法一如。義解者謂：萬法本如，由心乃異。譬如山不自高，心異故高；水不自深，心異故深。此心異則千差競起，萬別橫生，頂背俱身，視之不殊。楚越弟兄，同氣目之何啻天淵，以其異故。至近之情，尙爾欲其混。聖凡齊物，我一自他，等憎愛，其可得乎。教中亦云：未達境惟心，起種種分別，類群盲之摸象，猶廣客之疑蛇於無同異中。熾然同異，何當揭開翳眼之膜，剪空亂意之絲，融法界，歸此心。如鏡照鏡，轉山河入自己，似空合空。到此諸緣寂爾，萬慮悄然。二見不生，一法印定，可謂遠符祖令，深契佛心者。

一如體玄，兀爾忘緣。

祖師道：一如體玄，兀爾忘緣。義解者謂：一如之體玄之又玄，非因緣而有，非自然而成，離四句。

絕百非，雖佛眼莫窺，聖心罔測。擲大千於方外，卷法界於毫端。一空一切空，不加宰割。一有一切有，豈用栽培。塵沙不得喻其多，毫髮不可方其少。可謂忘緣絕待，一如之玄體也。

萬法齊觀，歸復自然。

祖師道：萬法齊觀，歸復自然。義解者引他教家謂：隨緣故真，如是萬法，不變故萬法是真如。又云：更無心外法，能與心爲緣，皆是自心生，還與心爲相。此說似祖師萬法齊觀之理，不相遠矣。或云：謂齊觀亦是不揀擇底影子，苟存揀擇，則不能齊觀矣。

泯其所以，不可方比。

殿裏底，牆外底，打車打牛，豎拳豎指，雪峰輟三箇木毬，玄沙封三張白紙，靈山說性說心，少室分皮分髓，曹洞列五位君臣，滄仰會一門父子，吟哦滿目青山，指點門前湖水，放行光蔽五天，捏住風馳萬里，聲前不許停機，句外豈容插嘴，咄總是開眼尿牀，燒香引鬼，何以祖師道泯其所以，不可方比。義解者謂：般若經以一百喻喻般若，他經中以一百喻喻解脫，或又以一百喻喻菩提心，具在典章，安有不可方比之理。當知般若解脫，菩提則可喻，使去却一切名相，與一心俱泯，正與麼時，還立得箇甚麼喻子。或者謂：古人道：鷲鷲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地，此說豈非不可方比者乎。

止動無動，動止無止。

祖師道：止動無動，動止無止。義解者謂：祖師老婆心切，將箇止動二邊，輟作一團，與伊說破，與肇法師即靜而動，即動而靜之旨，大率同途，亦是萬法齊觀之旨趣，豈特動止然，蓋一切境緣。

亦皆如故，卽止是動，落花還是春風送，卽動是止，豎冰有日全歸水，達人觀本無差，味者由斯顛倒起。

兩既不成立，一何有爾。

祖師道兩既不成立，一何有爾，義解者道是無非，不是非無，是不非，纔見有是，先存其非，纔見有非，先存其是，所以單是不立，獨非不存，非乃是之根，是乃非之本，至若真妄悟迷等與之同，然且是非之兩既去，中道之一何存，祖師到此，可謂披肝剖心，老婆太過。

究竟窮極，不存軌則。

祖師道究竟窮極，不存軌則，義解者謂盡十方世界所有虛空色象，大小纖洪皆是箇自己，信步行，不離祖翁田地，信口道，總是古佛真詮，以至抱妻罵釋迦，醉酒打彌勒，俱成一行三昧說，甚麼開遮持犯等，故永嘉亦云，大悟不拘於小節。

契心平等，所作俱息。

祖師道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義解者引教中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譬如水銀墮地，大者大圓，小者小圓，盡大地更無有一法不與自心相應者，如來成道時，回觀積生多劫，所修行業皆如夢幻，亦無作者，亦無不作者，所以云，修習空華梵行，宴坐水月道場，降伏鏡裏魔軍，成就夢中佛事，良由此心未了，於平等中，見不平等，以其不平等，則一切所作，由是而興焉。

狐疑淨盡，正信調直。

祖師道狐疑淨盡，正信調直，義解者謂信有二種，一正信，二邪信，信自心是佛，不假外求，是正信，不信自心是佛，起心外馳，任有宏爲，皆名邪信，當知正信亦有疑，於正信中，未由證得，所以致疑，疑念益深，久遠不退，忽爾洞明，一念開朗，是謂大疑之下，必有正信，當知悟是信之果，信是悟之因，肇法師謂果不俱因，因成果，審如是則信於卽是悟時，悟時不異信時，祖師之銘目之曰信心，正類此也，當知大根器之士，一聞舉起，如獲舊物，了然於心，雖衣食可忘，性命可捨，欲其斯須去其正信，不可得也，故古云，假使熱鐵輪於我頂上，旋終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其正信之念，果如此之堅密，安有不獲親證者哉，捨此則自餘邪信生，疑之不已，則倒見橫生，馳逐妄緣，流入無間者必矣。

一切不留，無可記憶。

祖師道一切不留，無可記憶，義解者謂心行處滅，一切不留，言語道斷，無可記憶，外無法可捨，一切不留，內無心可爲，無可記憶，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是謂一切不留，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忘，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是謂無可記憶。

虛明自照，不勞心力。

祖師與麼道義解者謂彌滿清淨，中不容他，是謂虛，驪珠獨耀，桂輪孤朗，是謂明，既虛而明，物來斯鑑，自照之功，不容有言，遮裏加一毫心力，則不得爲虛明自照矣。

非思量處，識情難測。

祖師道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義解者謂識是心家之識，心是識家之心，此二者如水乳難辨，當

知識是水，心是水中之乳，所以教家謂鵝王擇乳，寧同鴨類，但是水中皆有乳，惟鵝王能辨，自餘水族皆莫之知，喻一切識中皆具真心，惟佛祖能了，靈知鑑覺之謂心，思惟憶持分別取捨等之謂識，然識有八種，六根具六，第八名末那，第八名阿賴耶，亦名如來藏，上七識爲枝葉，惟第八識爲根本，教中謂來爲先鋒，去爲殿後，悟爲如來藏，迷爲阿賴耶，此識在迷則任持無量劫來，捨身受身，一切善惡無記等業，在悟則能任持無始時來，一切菩提解脫，諸智慧種，此識自迷入悟，轉爲大圓鏡智，改名不改體也，卽今於四大五蘊諸聖凡法中，了了記憶，作用分別，至若見聞覺知，三有紛然，萬法昇沈，一念起滅，莫不皆依之而生，所以云萬法惟識，圭峰云，生法本無，一切惟識，嗟今之學者，不能向命根下一斬兩段，脚踏叢林，惟以聰明之資，引起情識，覽諸玄解，記憶在心，慕爾言發，不知是情識依通而然，剛執此是神悟，或妄認目前昭昭靈靈，舉口動舌爲自己，而楞嚴謂棄百千大海，認一漚爲全潮，圓覺謂皆是六塵妄想緣氣，非實心體，長沙和尚謂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來認識神，永嘉謂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等，乃佛乃祖，靡不指陳，而未法中此病益加熾盛，然墮此病者，亦因根本學道之志，不真不正，而然若是根本志決，欲要與生死岸頭相應，終不肯向此識情中，梁良由最初一念，只欲會禪會道，會佛會法，況此識如千仞鐵圍，無始時來，把伊圍繞，又如千兵萬騎，晝夜在六根門頭，伺其間隙，若不具決定要了生死之志，則無所往而不入之矣，且祖師作信心銘，誠欲展開堂奧，俾後之學者，脫去情識，惟信自心，轉步涉入，儻學者一毫情識不盡，使祖師此銘俱爲毒藥，其利害有如此者，不見最初兩句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只遮兩句，將心與識，判然分解，煥如

黑白，何則謂至道無難，卽是指此真心，唯嫌揀擇，卽是破此情識，莫有情識，不忘者，見此說，乃云我只不揀擇，殊不知卽此不揀擇，早是情識作解，而況步步涉有觸境，生情者乎，蓋祖師此銘前後之意，重拈再指，原其本懷，特不過曲爲學者揀辨其心與識耳，所以云非思量處，識情難測。

真如法界，無他無自。

祖師道真如法界，無他無自，義解者謂真如法界，是一心之總名，心外無別法，安有自他之稱，謂不持自他之立，乃至山河大地，有情無情，俱不可得而爲有，雖曰不可得而有，亦不妨自他物象熾然安立，何則真如法界喻金，自他物象喻瓶盤釵釧，當知金是實體，瓶盤釵釧等器是名，權以實就權，則自他物象不妨安住，會權歸實，則惟見一真法界之至體，自餘瓶盤之假名，不待遣而自泯矣，昧者將謂祖師不達圓融之旨，宛然斷滅，墮在偏空，作無他無自之說，茲不容不辯。

要急相應，惟言不二。

祖師道要急相應，惟言不二，其義解者謂祖師重費分疎，首則言唯嫌揀擇，其中間若一亦莫守，萬法齊觀，萬法一如等，盡是惟言不二之意，然諸佛衆生，覲體不二，說箇成佛，早是剩語，惟是要急相應，似話作兩概矣，使果有箇相應之理，則宛然成二，特於此未嘗無疑。

不二皆同，無不包容。

祖師道不二皆同，無不包容，一等循朱填墨之士，謂法華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又云，一

切諸佛唯一佛乘，無二無三。所云一者，即妙圓明心體，雖修證，豎該三際，橫貫十虛，色空明暗，以之爲源，凡聖悟迷，卽之爲本，乃至盡塵沙法界，見有一毫不依之而生者，皆外道所計，所以云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其不二皆同，無不包容之說，不能外於此也。

十方智者，皆入此宗。

祖師道，十方智者，皆入此宗。義解者引華嚴云：如來真境界，其量等虛空，一切衆生入，其實無所入。又圓覺謂：諸能入者，有諸能入，非覺入，故當知此宗一切衆生，本來深入，安有復入之理。衆生既爾，其有智者，不應反有所謂入也。聞永明和尚謂：心真如門，初無離在，但迷者喻出，悟者喻入，特迷悟相間，豈果有所謂出入哉。

宗非促延，一念萬年。

祖師道，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義解者謂：祖師指一心爲宗，一心法界中，以劫爲日，不加促，以日爲劫，不加延，所以視一念爲萬年，轉萬年爲一念，不長不短，非少非多，豈神通使然，乃法如是故。

無在不在，十方目前。

祖師道，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或者以意識卜度謂：心非色像，道絕方隅，卽色像而不妨，處處分身，倚分隅，而豈礙塵塵露影，塵塵露影不離當處，常湛然處處分身，覓卽知君不可見，是謂無在不在，十方目前之旨明矣。

極小同大，忘絕境界。

祖道，師極小同大，忘絕境界。義解者道：前云無在不在，便是極小同大，極大同小之標題，故楞嚴謂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苟不達無在不在之旨，則動爲境界所圍，既圍於境界，則安有忘絕之理，既不能忘絕境界，則大者大相，小者小相，安能融攝於一體者哉。

極大同小，不見邊表。

祖師道，極大同小，不見邊表。一等義解者謂：昔毗耶大士，運不思議解脫神力，以三萬二千師子座，置之方方一丈室中，室不加窄，座不加隘，然後以右手，斷取妙喜世界，普告大衆，役世不搖動，此世不改變，以大入小，以小入大，互卽互融，非彼非此，經中欲說此不思議解脫神力，窮劫不盡，然此神力，無一毫不自妙明心中流出，或者謂：我今亦嘗悟法妙明心體，緣何於此神力，而不克證，有以對或者曰：當知此神力本自具足，不加復證，其所未發現前者，蓋初心入道，於定惠解脫之力，未圓滿，故雖未圓滿，於本覺心中，亦不曾失，但時至自現耳，雖曰時至，亦不得存一念待時之心，苟存此待時之心，卽落異見矣，譬如初生孤子，未離襁褓，而欲其負重致遠，其可得乎，雖不能負重致遠，而於負重致遠，亦何畏何疑耳，雖不獲其現前，其真實有所悟明者，聞此祇力，自然不驚不畏，不惑不疑，若有一毫驚畏疑惑之心，存乎胸中，則於此心，實未嘗真正悟明者矣，近世行脚高士，不求正悟，惟貴言通，況居師位者，多是取順一時，不肯與之深挑痛剔，彼此徇妄，俱不丈夫，至使般若叢林，掃地無幾，嗚呼惟哉，其有志者，能刻苦勵行，以大悟是期，則報佛深恩，莫加於此，蓋吾佛亦未嘗不備言今日之弊，謂末世衆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雖二千餘載相去，其說如示諸掌，益見聖人之言，不我誣矣。

有即是無，無即是。

祖師道，有即是無，無即是。有其義解者，謂有不自有，有是無家之有，無不自無，無是有家之無。有不單居，無不獨立，且人之言有者，胸中先存所見之無，然後乃云其有，苟胸中先不存其無，安肯於無所對中，突然言有？故知無不無，即是。有，有即是無，有無之理，本乎一源，於一源中言有，多則其有言無，則剩其無，有無混融，言路亦絕，是謂還源之旨矣。

若不如，此必不須守。

祖師道，若不如，此必不須守。其義解者，謂此是祖師叱咤囑累之辭，謂真實要與妙精明心，本覺靈源，一念相應，直須與如上所說一念契同，苟不如是，其雄談闊辯，皆外道所計，守之奚益哉？或者謂，若不如，此者，乃決定要人契悟其真心也，必不須守者，乃指其不求正悟，惟泥此言說，爲得者之意也，此說亦通。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祖師道，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或者引教中謂一是一切之一，一切是一之一，一切在一，一不在一切，不多，此是心法互徧，一多含容，非神通使然，乃法理如是，然此說具在典章，不須廣引，只益言繁，無補於道，當知吾祖作是銘，至不二皆同，無不包容處，恐後之學者，不達融會之理，首以延促相即，次以大小相即，又次以有無相即，今以一多相即，以無邊世界海，融爲不二法門，廣關於群象之淵，大啓於衆靈之府，俾後學不動步而到，不隔塵而入，不加功而成，不克念而證，大慈之願，既周，大化之功，普矣。

但能如是，何慮不畢。

祖師道，但能如是，何慮不畢。義解者，謂法華云，吾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慮也，即祖師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之意，乃爲學者，保任之辭也，其策勵勸進之誠，盡見于此。

信心不二，不二信心。

或者以義解祖師意，謂衆生迷此心者，其來久矣，於一法中，妄生分別，一一分別，莫不皆二，且見己爲自，必見人爲他，此謂自他之二，從此引起無量無數分別，不勝其二矣，豈算數譬喻而知其涯量者哉？故祖師老婆太過，單提箇信心不二，不二信心之正印，與之當頭一印印破，如網舉網無，一目而不張，如領提衣，不一縷而不順，迅雷起乎幽蟄，杲日麗於昏衢，瞽者視，職者聞，窮者通，愚者智，不離夢宅，遠登真覺之場，匪隔幻身，直證金剛之體，可謂起死回生之神藥，草凡入聖之良導，至矣美矣。

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其義解者，謂既是言語道斷，此一篇銘，非剩而何？若曰非去來今，乃知祖師面目見在。

中峰和尚信心銘義解終

昭和四年三月五日印刷
昭和四年三月八日發行

國譯禪學大成奧附

編者

國譯禪學大成編輯所
代表者 宮裡祖泰

發行者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六番地
宮下軍平

印刷者

東京市神田區表神保町七番地
下川隆博

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表神保町七番地
平凡社印刷所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六番
振替口座東京三四〇九番

二松堂書店

不許複製





